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

高齊

齊永寧中爲中書侍郎

沖太孫殤服議

太孫自是無服之殤不應制服此禮之明義宜從以日易月之制

通典八十二

杜弢

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初爲別駕永寧中刺史羅尚舉秀才以謀不用致板而歸後爲醴陵令流民共推爲主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元帝使王敦陶侃等討降之詔加巴東監軍復叛爲陶侃所破逃遁不知所在

自湘中與監軍柳純書

前諸人不能寬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權爲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謂失之毫釐，差以萬里，斯言有似，然必不以杜漸爲恨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代趙廞，遷宜內遣，平西緜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少可以鑑毫釐之覺，非彼之謂也。華陽國志八。又見十六國春秋

七十六

遺應詹書

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于荊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鑒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起變，出于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卽惟患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衞，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鎮夏口，卽具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運，納吾于衆疑之中，非高識玄鑒，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于清流，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

斯事中廢賞恩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張休等詣大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徇名之徒將讒間于聖主之聽毀吾使于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陸十萬旌旗曜于山澤舟艦盈于三江威則威矣然吾衆竊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于四海遐向義之夫以爲叛逆之虜謬思善之衆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算也驅略烏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貫于神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盛當令枉抱于時不證于大府邪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于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進宜爲國思靖難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然有餘裕乎望卿騰吾箋令時達盟府遣大司光臨使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坏必結紐于紀綱爲一匡于

聖世、使吾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于閶闔、埽長蛇于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先帝方夏御定中原、吾得一年之櫂、使泝流西歸、夷李雄之逋寇、脩禹貢之舊獻、展微勞已補往愆、復州邦已謝鄰國、亦其志也、惟所裁處耳、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倫、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顯吾忠誠、則汶嶽荷忠順之恕、衡湘無伐叛之虞、隆足下宏納之望、拯吾徒陷溺之艱、焉可金玉其音哉、然廝賤十餘萬口、亦勞瘁于警備、思放逸于南畝矣、衡嶽江洲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貳、血誠不亮、益深受殃、不惟鄙門而已、

晉書杜弢傳弢與王敦等數十戰將士多物故弢請降帝不許弢遺應書

李猛

猛朱提大姓、爲太中大夫、太安初、逐太守雍約已叛、尋降、爲李毅所殺、

與李毅牋

生民遐荒不達禮教徒與李雄和光合勢雖不能營師五丈略地渭濱冀北斷褒斜東據永安退攻靈符胥德長久誠非狂夫所能干輒表革而歸臯有司華陽國志四

詒毛詵李叡書

昔晉侯不道李氏出之天之愛民君師所治知足下追蹤古人見賢思齊足下箕帚柾駝吾郡華陽國志四太安元年鐵官令毛詵逐建寧太守杜俊吕孫猛詒之書

孫辨

辨江陽人太安初為永昌從事

上言應復寗州

南中形勢七郡斗絕晉弱夷強加其土人屈塞應復寗州吕相鎮慰華陽國志四

脩肅

肅廬陵人永興初為典書令

勸進懷帝爲皇太弟

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清河幼弱，未允衆心，是以既升東宮，復贊藩國。今乘輿播越，二宮久曠，常恐氐羌飲馬于涇川，螘衆控弦于霸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上翼大駕，早寧東京，下允黔首喁喁之望。晉書懷帝紀：永興元年立爲皇太弟，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懼不敢當。典書令盧陵脩肅云云。

諸葛恢

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魏司空誕孫。惠帝時，試守即丘長，轉臨沂令，避亂江左。元帝爲安東將軍，以爲主簿，再遷江寧令。懷帝時，以討周馥功，封博陵亭侯，歷鎭東參軍。愍帝時，元帝承制，調爲會稽太守。太興中，拜中書令，出爲丹陽尹，免。明帝時，拜侍中，加奉車都尉，封建安伯，尋拜後將軍、會稽內史，徵爲侍中，遷左民尚書、武陵王師、吏部尚書，累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

靑光祿大夫、領選本州大中正、尚書令、成帝即位、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敬、有集五卷、

表

詔云、行當別離、是爲悵罔、分致氍毹一、劍一、琉璃椀一、貴達心領錄之、天恩罔極、天地施鈞、不異遠近、藝文類聚七十三

詔賜恢白甌二枚、御覽七百五十九引諸葛恢集

天恩賜廣州白盌、御覽七百六十引諸葛恢集

天恩罔極、特賜纖絺細竹、御覽八百十九

戴邈

邈字望之、廣陵人、驃騎將軍淵弟、惠帝時舉秀才、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建武初、出爲征南軍司、加散騎常侍、大興中、代劉隗爲丹陽尹、永昌初、加左將軍、大寧中、拜尚書僕射、卒贈衞將軍、諡曰穆、有集

五卷、

上表請立學校

臣聞天道之所運、莫大于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于禮學、是㠯古之建國、教學為先、國有明堂辟雝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㠯抽導幽滯、啟廣才思、蓋㠯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于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自茲㠯來、千載寂漠、豈天下小于曾國、賢哲之于曩時、厲與不厲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于長江、凶狡虎步于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為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痛、戎首交并于中原、何遑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末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禮、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胡馬之足、圖讖無復

子遺于世，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咨嗟也。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壹，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須寇賊清夷，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必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瑩磨之功，荊隨發采琢之美，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民情玩于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造始（晉書禮志上作方今天地更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晉書禮志上作創千齡之英範），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于上，宰輔督之于下。夫人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所以感之而

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二語從本傳補)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經始、(宋書禮志一、建武初散騎常侍戴邈上表、又見晉書戴邈傳、小有刪節)

杜夷

夷字行齊、廬江灊人、惠帝時、三察孝廉、州命別駕、懷帝時、徵拜博士、太傅東海王越辟、刺史王敦舉方正、鎮東將軍周顗引為參軍、皆不就、元帝為丞相、敕為儒林祭酒、又除國子祭酒、未嘗朝會、大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謚曰貞子、有幽求子二十卷、

丁潭為琅邪王行終喪禮議

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于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于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于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

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晉書·丁潭傳》

東海王爲新蔡王殤服議

諸侯體國，備物典策，不異成人，宜從成人之制。《通典》八十二

議王式事

宰我欲短三年之喪，孔子謂之不仁。今王式不忍哀愴之情，率意違禮，服已絕之服，可謂觀過知仁。伯魚、子路親聖人之門，子路有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有既除猶哭之失，以式比之，亦無所媿。厲薄之義，矯枉過正，苟在于厚，恕之可也。《通典》九十四。大興三年，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先嫁有繼子，後嫁式父。式父臨終，繼母求出，式父許，付遣命。及式父亡，母制服積年，後還前繼子家，及亡，與前夫合葬。式追服周。國子祭酒杜夷議曰爲云云。

駮荀組所陳表議

荀組雖慮宗胄永絕，魂靈餒而莫祀，亦何可不念父母之恩。或餓口于四方，或已死而不服，視死猶生也；或未死而服之，視生猶死

也恐覩死猶生賢于覩生猶死也且又死之與生非意所度春秋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信則傳信疑則傳疑謂此宜疑之以避不敏通典九十八

墓毀服議

墓既脩復而後聞問宜依春秋新宮之災哭而不服通典一百二

遺命

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冕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晉書杜夷傳

葛洪 一

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吳方士玄從孫惠帝時吳興太守顧祕檄爲將兵都尉遷伏波將軍後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含遇害還鄉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

固辭求為句漏令刺史鄧嶽表為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卒年八十一有喪服變除一卷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外篇五十一卷神仙傳十卷肘後方六卷神仙服食藥方一卷

遐觀賦

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可畏惡越人獵之屠裂取肉白如瓠稱金爭買以多為美御覽九百四十六　案此不似賦疑是序或本注未能定之抱朴子有遐覽篇無此語

西京雜記序

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先人傳之于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為十秩秩十卷合為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攷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并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鈔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耳後洪家

遭火燼籍都盡此兩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隨故得猶在劉歆所記世人稀有縱復有者多不備足見其首尾參錯前後倒亂亦不知何書罕能全錄恐年代稍久歆所撰遂沒并洪家此書二卷不知所出故序之云爾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四卷世人稀有之者今并五卷為一秩庶免淪沒焉 西京雜記 影宋本

抱朴子序

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于鷦鷯之羣藏逸跡于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禀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十者猶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于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于榮華之塗而志安乎

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棁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于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闇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眞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駮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鈔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

案晉書葛洪傳又今本抱朴子有此序

關尹子序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眞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遊乎天地之混溟茫茫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怒若鬭虎兕淸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絕跡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

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親受之。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序。陽尹子、道藏本

肘後備急方序

抱朴子丹陽葛稚川曰：余既窮覽墳索，以著述餘暇，兼綜術數，省仲景元化劉戴祕要金匱綠秩黃素方，近將千卷，患其混雜煩重，有求難得，故周流華夏九州之中，收拾奇異，捃拾遺逸，選而集之，使種類殊分，緩急易簡，凡爲百卷，名曰玉函。然非有力不能盡寫，又見周甘唐阮諸家，各作備急，既不能窮諸病狀，兼多珍貴之藥，豈貧家野居所能立辦。又使人用鍼，自非究習醫方，素識明堂流注者，則身中榮衞，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鍼以治之哉。是使鳧鴈鷙擊，牛羊搏噬，無以異也。雖有其方，猶不免殘害之疾。余今採其要約，以爲肘後救卒三卷，率多易得之藥，其不獲已須買之者，亦皆賤價草石，所在皆有，兼之以灸，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

覽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籬之內、顧眄可具、苟能信之、庶免橫禍焉、世俗苦于貴遠賤近、是古非今、恐見此方無黃帝倉公和鵲踰跗之目、不能採用、安可强乎、備急方明刻本案此與抱朴子內篇稍略同

養生論

抱朴子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胷腹之設、猶宮室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腠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炁猶民也、故至人能治其身、亦如明主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炁所以全其身、民弊國亡、炁衰身謝、是以至人上士、乃施藥于未病之前、不追修于既敗之後、故知生難保而易散、氣難淸而易濁、若能審機權、可以制嗜欲、保全性命、且夫善養生者、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于百年、何者是耶、一曰薄名利、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嫉、六者不除、修養之道徒設爾、蓋緣未見其益、雖心希妙道、口念眞

經咀嚼英華呼吸景象不能補其短促誠緣捨其本而忘其末深可誡哉所以保和全眞者乃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樂少愁少好少惡少事少機夫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藏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鬢憔枯多好則志氣傾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脈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斯乃伐人之生甚于斤斧損人之命猛于豺狼無久坐無久行無久視無久聽不飢勿強食不渴勿強飲不飢強食則脾勞不渴強飲則胃脹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至飢冬朔勿空心夏夜勿飽食早起不在雞鳴前晚起不在日出後心內澄則眞神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于人當減算殺害于物必傷年行一善則魂神樂構一惡則魄神欲死（原注魄神樂死魂神好生）常以寬泰自居恬淡自守則身形安靜災害不干生錄必書其名死

緒必削其脊養生之理盡于此矣至于鍊還丹以補腦化金液以畱神斯乃上真之妙道蓋非食穀啗血者越分而脩之萬人之中得者殊少深可誡焉

老君曰存吾此道上士全脩延壽命中士半修無災病下士時修免夭橫愚者失道擯其性其斯之謂與道藏臨五　案此篇首百三十餘字與內篇地真略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十六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葛洪二

抱朴子內篇案內篇今見存二十卷不錄錄其佚文

葛仙翁爲丹書符投江中順流而下次投一符逆流而上次又投一符不上不下停住而水中向二符皆還就之舊寫本北堂書鈔一百三

魏武帝目左慈爲妖妄欲殺之使軍人收之慈故欲見而不去欲拷之而獄中有七慈形狀如一不知何者爲眞目白武帝帝使人盡殺之須臾六慈盡化爲札而一慈徑出走赴羊羣舊寫本北堂書鈔一百四札篇又御覽六百六

魏武收左慈慈走入市吏傳言慈一目眇葛巾單衣于是一市皆然也御覽七百四十

城陽郄儉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飢餓見冢中先有大龜數數迴轉

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儉亦素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飢、百餘日頗苦極、後人有偶窺冢中、見儉而出之、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召（御覽作稱）置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藝文類聚七十七、御覽七百二十、又九百三十一）

吳世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躬臨試之、積荻數千束、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累之、因猛風燔之、火盡、謂光當已化爲烟燼、而光恬然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而視之、不能解也、（藝文類聚八十、又八十二、御覽八百七十一、又一千）

薺麥大蒜、仲夏而枯、（藝文類聚八十二、御覽九百八十）

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彼白馬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令使馱行相及也、從者不信、須臾行二里、果逢所乘黃馬、而左目盲、南之赤馬先鳴、而盲馬應之、問其子、（兒作八）果向白馬子也、（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

七十

蔡使者甘果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祝者、臨淵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其初出、乃長十數丈、于是方士更一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方士乃掇取著壺中、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以疏物塞壺口、國常患旱災、于是方士聞餘國有少雨屢旱處、輒賫龍往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舉國會斂以顧之、直畢、乃發壺出一龍著淵中之中、因復禹步吹之、一吹一長、輒長數十丈、須臾而雲雨四集矣。藝文類聚九十六、御覽十一、七百三十六、九百二十九

若士所食、必此草也、又海中有蛤蜊螺蚌之類、未加煮炙、凡人所不能噉、況君子與若士乎。藝文類聚九十七、御覽九百四十二

青雲芝、生于名山之陰、大青石間、青蓋三重、上有雲氣覆之、味辛甘、以陰乾食之、令人壽千歲、不老、能乘雲通天、見鬼神。藝文類聚九十八

案此以下十九條、疑仙藥篇佚文

黃龍芝、生于神山之中、狀如黃龍、味辛甘、㠯四時採、陰乾治日食一合、壽萬年、令人光澤、同上

金蘭芝、生于名山之陰金石之間、上有水蓋、莖出、疑作赤入秋旬求之、飲其中水、壽千歲、耳目聰明、同上

蒼山、岑石之中、赤雲芝、狀如人豎、豎如連鼓、其色如澤、㠯夏採之、陰乾食之、令人乘雲、能上天觀見八極、通見神明、延壽萬年、同上

丹芝、生于名山之陰、昆崙之山、太谷源泉、金石之中、同上

火芝、常㠯夏採之、葉上赤下、莖青赤、松子服之、常在西王母前、隨風上下、往來東西、同上

人芝、生名山之陰、青蓋白莖、治乾食、日半合、則使人壽、入水可久也、同上

月精芝、秋生山陽石上、莖青上赤、味辛苦、盛㠯銅物、十月食之、壽萬歲、同上

黑芝生于山之陰大谷中白蓋赤莖味甘秋採之陰乾日食令人身輕齒堅與天地無極同上

火芝案上已有火芝疑有一誤生于名山陽其色黃澤大如車蓋同上

金芝生于金石之中青蓋莖味甘辛以秋取陰乾治食令人身有光壽萬歲同上

萬年芝令人不老延壽九千同上

夜光芝出于名山之陰大谷源泉中金石間上有浮雲翔其上有五色有目如兩目同上

白雲芝生于名山之陰白石上有白雲覆之白蓋三重味辛甘小苦以秋採之陰乾治食日一合不中風雷令人色光澤也同上

雲母芝生于名山之陰青蓋赤莖味甘以季秋竹刀採之陰乾治食使人身光壽千萬歲醮以牛脯同上

菜芝生于名山之陽及田央山大谷源泉水中赤蓋白莖上有兩

葉三寶、同上

鬼芝青蓋長莖、陰乾屑之、日食五合、所見神明、令人長生、同上

有自然之龍、有蛇蠋化成之龍、初學記三十白孔六帖九十五御覽九百二十九

田地既有自然之鱓、而有荇莖苓根土龍之屬化爲鱓、御覽九百三十七又一千引苓根化爲蘚當誤此

黿蛇潛蟄則食氣夏恣口而甚瘦冬穴蟄而大肥、初學記三十蔡邕對俗篇云龍蛇蛟蟠狸猬熊羆皆能竟冬不食不食之時乃肥于食時也語意同而文全異此當是佚文

黃帝醫經有蝦蟆圖、言月生始二日蝦蟆始生、人亦不可針灸其處、御覽四

麻陽有彭祖仙室請雨必得、御覽十一

左元放言、金華山、可合神丹、免五兵洪水之害、御覽四十七

崑崙及蓬萊、其上鳥獸、飲玉井、皆長生不死也、御覽七十

上古無謚、始于周家耳、黃帝謚號、後人追爲之謚、取其法世時行

迹而已非黃帝羣臣之作也俗人過自不信仙靈背道以仙論黃帝乎御覽五百六十二

吳景帝時戍將于江陵又作廣陵掘冢取版治城後發一大冢內有重閤石扉皆樞轉開閉四周徼道通事當作車且廣高可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又作數十頭長五尺皆大冠衣執劍列侍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或言侍郎但王公冢也破其棺棺中有人鬢毛斑白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有雲母厚尺許白玉璧三十雙以藉身尸又作兵人舉出死人以倚冢壁一玉長一尺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大如棗許此等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御覽五百五十八八百五八百六八百八八百十又八百十三

專心憑師依法行道濟身度世利在永享事師盡敬得道爲期承閒候色也不盡力明師道有罪不可除也學道得明師事之害亂不得發也御覽六百五十九

道林子有五種尸解符、今太玄陰生符、及是一病解者、(御覽六百六十四)

薛振字季和、燕代人、周武王時、學道于鍾山北河、經七試而不過者、由淫泆鄙濁、敗其試耳、(御覽六百六十六)

郭文舉、河內軹縣人、入陸渾山學道、獨能無情慾、不生也、(同上)

范零子、少好仙道、如此積年、後遇司馬季主、季主同入常山、積七年、入石室、(當有脫)登季主出行、想戒之曰、慎勿開零、子忽發視之、季主還、乃遣歸、後復召至、使守一銅匱、又戒勿發、零子復發之、季主乃遣之、遂不得道、(同上)

馮良者、南陽人、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佐史、迎督郵、自恥無志、乃毀車殺牛、裂敗衣幘、去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道術占候、遊十五年乃還、州郡禮辟不就、詔特舉賢良高第、平道委(此句有脫誤)還家、年六十七棄世、東度入山、在鹿迹洞中、(同上)

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也、修尚黃老、漢成帝從(疑作重或此下有脫)

其道德、常宗師之、愈自損退、成衍諸之、若值望之章雕、則待事畢、然後往、老子章句、有安丘之學、望之忽病篤、弟子公沙都與、于庭樹下、望之曉然、病有瘥、時冬月、鼻聞李香、開目則見雙赤李著枯枝、望之仰手承李、自墜掌中、因食李、所苦盡除、身輕目明、遂去莫知何在也、（同上）

家有三皇圖、必先齋戒百日、乃君至（此句疑有脫誤）天地五嶽社稷之神

后聖君命、淸虛小有眞人、撰集上仙眞籙、總名爲上淸（一本作眞）正法[illegible]曆萬耶、百年再授于人、須齋戒方得、（御覽六百六十七、案此條齋戒方得下復引三元洞經靈寶赤書太素玉籙經云云、疑非抱朴子文、未敢錄之）

李阿者、行道逢奔車、阿兩脚中車、脚即折、弟子古强（一作古彊、神仙傳作古强、祛惑篇亦有其人）見之驚怖、阿須臾取斷脚、相續如故也、（御覽七百三十六、案此條疑是道意篇佚文）

葛仙公每飲酒醉、常入門前陂中、竟日乃出、會從吳主到荊州還、

大風仙公船沒吳主謂其已死須臾從水上來衣履不濕而有酒色云昨為伍子胥召設酒不能便歸以淹留也（御覽八百四十五　案首三語與釋滯篇異非即彼文也神仙傳載船沒事亦與此文異）

軫星逐鬼張星拘魂東井還魂也（御覽八百八十六）

伍被記八公造淮南王安初為老公不見通須臾皆成少年（御覽八百八十八）

韓子治以地黃甘草哺五十歲老馬以生三駒又百三十歲乃死（御覽八百九十七）

南方水牛無冬夏常臥水中（御覽八百九十九）

以鸛血塗金丹一丸內衣中以指物隨口變化（御覽九百二十五）

胡麻好者一夕蒸之如炊須曝乾復蒸細篩白蜜和丸如雞子大日二枚一年顏色美身體滑二年白髮黑三年齒落更生四年入水不濡五年入火不燋六年走及奔馬或蜜水和作餅如糖狀炙

食一餅、御覽九百八十九

中經曰、鉤吻狼毒、太陰之精氣主殺、故入口令人死、御覽九百九十

抱朴子外篇案今外篇五十卷見存不錄錄其佚文

備闕

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採意林作嘗穢藪之芳蕙、意林初學記二十七御覽八百三又白孔六帖七引上一句案意林在備闕後知是備闕佚句也

篇名闕

狐白不可以當暑、龍艘不可以乘陸、意林又御覽六百九十四引上一句案自此以下數十事意林並在刺驕後重言前

軍術篇名見北堂書鈔一百二十藝文類聚九十文選江淹詣建平王書注御覽七十四三百四十又九百十四

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于是乎在、藝文類聚五十九御覽二百七十三

大將者、凜凜乎若負重而履薄冰、戰戰若登朽木以臨萬仞也、北堂書鈔一百十五

夫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住（御覽作立，又作駐）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意林、御覽二、又十三二百七十三二百七十五）

兵家以計為主，以力為末。（書鈔一百十五）

昔者連弩射書以下聊城，是分毫之力過百萬之眾也。（書鈔一百三）

韓信傳檄而定千里，是以尺素之功勝于雲梯之械也。（書鈔一百十五）

雞有專棲之雄，雉有擅澤之鷮，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御覽一作收聚）之計，人相役御，亦猶是耳。（藝文類聚九十七、御覽九百十七、九百四十七）

羊質犬形，轉攻略地，而所向無堅敵，所擬無堅壘，皆望景如狼駭承嚮而鹿走，柯折葉落，本根亦仆，嬰城者雲徹，帶邑者席卷，猛乎黃帝五行之陳，嚴乎孫吳率然之衆也。（書鈔一百十七，又十三引嬰城者二句）

武王將興，天給之旗。（書鈔百二十一）

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盾在前，此

行軍四時，應天法也。意林。又御覽三百四十八引秋合弓弩一句。

軍之所以欲乘山依谷，視生處高也。書鈔一百十三。案生字當有誤。

淮南王所著兵書，皆魁罔之陣，風氣之占，及軍中之變，象微祥禍，物之候，知敵盛衰，候時而動之術，知行止之不測，天心之去就，使進則百勝，退則安全也。書鈔一百十三引兩條。

承陰陽以并勢，協五行之自然，從計約以奮擊，常背孤而攻虛，則黃帝、呂尚、范蠡、伍員、魏武帝所據同也。書鈔一百十八。

太公云，從孤擊虛，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丈夫。意林。

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當歲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

昔太安二年，京邑始亂，三國舉兵攻長沙，王又小民張昌反于荊州，奉劉尼為漢主，乃遣石冰擊定揚州，屯于建業，宋道衡說冰求為丹陽太守，到郡發兵以攻冰，召余為將兵都尉，余年二十一，見

軍旅此句有脫字不得已而就之、宋侯不用吾計數敗、吾令宋侯從月建住華蓋下、遂收合餘燼、從吾計破石冰焉。御覽三百二十八

凡始立軍豎牙、春出城西門、立牙門西向、出時令登明大吉、加東方吉、夏出城北門、立牙門北向、出時令右登明大吉、加南方吉、秋出城東門、立牙門東向、出時令神后登明大吉、加西方吉、冬出城南門、立牙門南向、出時令神后登明大吉、加北方吉也、書鈔一百二十

雷天之鼓也、初學記一、御覽十三、又白孔六帖二引作雷者天地之鼓

用兵之要、雄風爲急、扶搖獨鹿之風、大起軍中、軍中必有反者、風高者道遠、風下者道近、風鳴葉者賊在十里、鳴條者百里、搖枝者四百里、大枝五百里、仆大木千里、折大木五千里、三日三夕、天下盡風、二日二夕、天下半風、一日一夕、萬里風、御覽九、又意林引小風鳴葉至四百里三句又書鈔一百五十一引作拔木必千里也

金器自鳴、及焦器鳴者、軍疲也、意林

凡戰觀雲氣如走驚鹿者敗軍之氣也苞林又御覽三百二十八

軍始出舉牙立旗風氣和調旛動飄飄終日不息者其軍有功也書鈔一百二十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三十九

軍始發大風甚雨起于後旌旗前指金鼓涛鳴則大勝之徵也若旌旗亂而相繞逆風雨敗之象也軍始出而旌旗繞竿者急住更待善時而出軍書鈔一百二十引四條又一百二十一御覽十又三百三十八三百三十九三百四十

軍始出雨霑衣裳者是謂潤兵其軍有功雨不足霑衣裳者是謂泣軍必敗苞林初學記二御覽十

無雲而雨是謂雨泣將軍當揚兵講武以應之大雨軍中尤甚者將軍戰必無功也御覽十又八百七十七開元占經九十二末句作將軍敗死

白霧四面圍城不出百日大兵必至城下書鈔一百五十一初學記二御覽十五開元占經百一

大霧繞軍霧之所往非常而數臣下擅行威也書鈔一百五十一又初學記二作霧

之所在其下有塞將軍之令

軍上氣黑如樓、將軍移軍必敗、其將勇則氣如火炎、勢如張弩、雲如日月、赤氣繞之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也、御覽十五

太一在玉帳之中、不可攻也、意林、又御覽九百四十二

兵地生潛蟄、宜速移軍、意林、又御覽九百四十二

軍中地裂、急徙居、否則軍敗、地震必大戰、或有謀反、御覽八百八十、開元占經四

麋兔入軍中、當遷徙之、御覽九百七

蛇蚓見軍中、尤多者、宜罷兵、宜備反叛、御覽九百四十七

軍行、卒逢飛蜂、及蟄蟲、若蜂尤多者、必大戰、驚于藏伏之賊、御覽九百十五

有黑氣如牛馬、入其軍者、名天狗下食血、其軍必敗、開元占經八十六

屈虹見城上、其下必大戰流血、屈虹從城外入城中者、三日內城

可居。開元占經九十八

赤虹見城上，其下必大戰流血。同上

白虹見城上，其下必大戰流血。同上

有赤光如火，從天來下入軍，亂將死。開元占經九十九

若濛起圍城，或入于城，則外兵得入，若濛氣從內出，主人出戰。開元占經一百一

有狼狐繞軍而鳴者，軍敗。開元占經一百十六

軍無道，則狼食人。同上

蠮螉見軍中，尤多，有軍罷，又宜備叛。開元占經一百二十

地生瓦礫，不去，有大禍。御覽七十開

衆鳥群飛，徘徊軍上，不過三日，有暴兵至。鳥聚軍中，將軍當賞功增秩。鳥集將軍之旗，將軍增官。鳥集軍中，莫知其名，軍敗。藝文類聚九十

御覽九百十四

已下篇名並闕

余嘗問嵇君道曰、左太沖張茂先可謂通人乎、君道答曰通人者聖人之次也、其間無所復容、意林

歐陽生曰、張茂先潘正叔潘安仁文遠過二陸、或曰張潘與二陸爲比、不徒步驟之間也、歐陽曰、二陸文詞源流不出俗檢、御覽五百九十九、

友人滕永叔問曰、嵇君道何如人、余答曰一代偉器也、摛毫英槪難與並驅也、書鈔一百

余問班、班云、呂氏望雲而知高祖所在、天豈獨開呂氏之目而掩衆人之目邪、意林

閹宮無情、不得謂貞、偕獨不飲、不可謂廉、意林

文王食子羹、佯不知、非甘也、意林

董仲舒學見淺、而天才鈍、以蜉蝣是神龍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

識蜉蝣。意林又御覽九百四十六作謂蛾蟵爲神龍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蛾蟵

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爲天下知名。意林

王充所作論衡，此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到江東見之，歎爲高文，度越諸子，恒愛玩而獨祕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搜求其帳中，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唯與爾共之，勿廣也。書鈔九十八藝文類聚五十五御覽六百二六百十七六百九十八

謝堯卿東南書士，句有脫誤說王充以爲一代英偉，漢興以來未有充比，若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之枯枝，又若滄海之流芥，未易貶者也。書鈔一百御覽五百九十九

五嶺俳冬殞之木，南海齊安有九熟之稻。意林初學記二十七

案老君玉策記云，松脂入地千年變爲茯苓，茯苓千年變爲琥珀，琥珀千年變爲石膽，石膽千年變爲威喜，千歲之狐豫知將來，千歲之狸變爲好女，千歲之猿變爲老人。意林引此威喜御覽八百八十八案此似內篇佚

文狀苔敵喜與仙藥篇相涉而意林列此十外篇姑從之狐貍等語與對俗篇相涉而文全異

貿鼓使鳴、絃介急斷、鼓使速、鉧絃早絕、磨刀殺馬、立可驗也。林意

燒泥爲瓦、燔木爲炭、蜂窠爲蠟、水沫爲浮石、凡此皆去其柔脆、變爲堅剛。意林初學記五御覽五十一

落星四、謂吳時星落。林意

汲郡冢中竹書言、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爲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故司空張茂先撰博物志亦云、黃帝仙去、其臣思戀罔極、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或取其衣冠而葬之、或立廟而四時祀之、意林御覽七十九三百九十六案內篇極言與此全異意林列于外篇今從之

食鵠胎、令人能夜書。林意

斑慈贊、天雄鶴腦、服之令人能夜書、御覽七百四十七案此節上條未可合并或有一誤故分錄之

河伯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作河伯。林意

案九鼎記及青靈經言，人物之死皆有鬼也。馬鬼常時以晦夜出行，狀如炎火。御覽八百八十三

鴟鬼，吳某常有疾，召巫覡，常試之，乃殺鴟埋于苑中，架小屋施牀帳，以婦人服著其前，巫云但見一白鴟，不見婦人也，常乃重之。意林

獼猴鬼，余友人滕意林作滕永叔嘗養一大獼猴，以鐵鎖鎖之，著牀脚，而犬忽齧殺之，永叔使合鎖埋之，後百許日，有若鬼者，見獼猴走上承塵，上不悟是獼猴鬼也，驚指之曰，獼猴何以破傷流血斷走乎，永叔曰，始乃知獼猴死復有鬼也。意林 御覽七百一 九百十七

獼猴之鬼，令人病瘧。御覽七百四十二

黿鼉鼊之鬼，令人病欬。御覽七百四十三

余從祖得道，能分形坐上，有一葛公與人談話，又一葛公迎來送去。意林 案內篇地眞有此略同，抱朴意林二書皆删缺不全，因有訛誤耳，今姑錄入外篇

嵇君道曰，吾在洛，與二陸離施如意兒弟並能觀，況身于泥蚌之

中。識淸氣于未口之口。諧談客與二陸言者。辭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泮薄冰。秋風之埽枯葉也。書鈔九十八

嵇君道問二陸優劣抱朴子曰。吾見二陸之文百許卷。似未盡也。朱淮南嘗言。二陸重規沓矩。無多少也。一手之中。不無利鈍。方之他人。若江漢之與潢汙。及其精處。妙絕漢魏之人也。意林 書鈔一百 御覽六百二

嵇君道曰。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書而歎。恐其卷盡也。陸子十篇。案隋志道家。梁有陸子十卷。陸雲撰。即此。誠爲快書。其辭之富者。雖覃意林作精思不可損也。其理之約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意林 書鈔一百 御覽六百二

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君軍中。常在左右。說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繆襲撰次之。桓

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爲其成。忍道今才士。何不纘成陸公子書御覽六百二

抱朴子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陽翟無瘦之人。陸君深疚文士放蕩。流遁遂往。不爲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吾生之不別陸文。猶侏儒測海。非所長也。卻後數百年。若有幹跡如二陸猶比肩也。不謂疏矣。意林書鈔一百御覽五百五十九

盧生問曰。蔡伯喈張平子。才足以著書。正恐言遊旨深。世人不解故不著也。余難曰。如來言。子雲亦不應作太玄經也。瓦甒木杯比門所饑。金觴玉餘。萬家無也。御覽六百二

孔鄭之門。耳聽口受者。皆已滅絕。唯託竹素者。可爲世寶也。意林御覽六百二

羈鞍仁義。纓鎖禮樂。意林

仲尼經成。紫微降光。書鈔九十九

汝南郡邵陵王東爲郡五官掾太守盜劫官錢密寄申太守暴亡申盡買黃金還太守汝南欲㠯列于先賢畫像抱朴子曰不宜者也(書鈔七十七)

屈原沒汨羅之日人竝命舟楫㠯迎之至今君爲口渡或謂之飛鳧亦有文(脫)日州將士庶悉臨觀之(書鈔一百三十七)

太極初構淸濁始分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初學記御覽三十六)

太精之氣乘雲也(書鈔一百五十一)

說滎河者若浮兩漢而涉天漢(書鈔一百五十一)

宣夜之書亡而郗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天穹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蒼蒼然也譬旁望遠道黃山而皆靑俯察千仞之谷而黝黑夫靑非眞色黑非有體也日月星辰浮生空中行止皆須氣焉故七曜或住或游逆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無所根繫故各異也辰極常居其所北斗不與衆星西沒焉七曜皆東行日日行一度

月日行十三度，遲疾任性，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書鈔一百四十九，御覽二

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天牽之西沒，譬如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蟻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白孔六帖八十四，御覽七百六十二，九百四十七

虞洪造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笠冒地，若覆天北方遠者，是北方星，宜細于三方矣。御覽五百九十五

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中黃，孤居于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于陰陽者少，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為推步七曜之道，以度歷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攷以晷刻之分，占晷影之往來，求形驗于事情，莫密于渾象

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于密室中以漏水轉之與天皆合如符契也崔子玉爲其碑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蓋由于平子渾儀及地動儀之有驗故也若天果如渾者則天之出入行于水中爲必然矣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夫陽爻稱龍龍者居水之物以喩天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似故比以龍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下離上以證日出于地也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證日入于地也又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爲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謂爲不可乎然則天之出入水中無復疑矣又今視諸星出于東者初但去地少許耳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轉西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如磨右轉者衆星日月宜隨天而迴初在于東次經于南次到于

西次及于北、而復還于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于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北邊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謂爲不然者疏矣、今日徑千里、其中足以當小星之數十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但當光曜不能復來照及入耳、宜猶望見其體、不應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體又大于星、今見極北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北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之時、反乃更大、此非轉遠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將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人、去人轉遠、其光轉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漸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謬矣、又日之入西方、視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橫破鏡之狀、須臾淪沒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轉北去者、其北都沒之頃、宜先如豎破鏡之狀、不應如橫破鏡也、如此言之、日入北方、不亦孤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遠矣、月盛之時、雖有重雲蔽之、不見月體、而夕猶朗然、是

月光猶從雲中而照外也日若繞西及北者其光故應如月在雲中之狀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則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晝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應日始入而星月出也又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夫言餘氣則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頗當言日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如日月之圓乎今火出于陽燧陽燧圓而火不圓也水出于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又陽燧可以取火于日而無取日于火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于月而無取月于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月不圓望之圓者遠故望之闕若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視之宜如三寸鏡稍稍轉大不當如初破鏡漸漸滿也（月不圓以下隋志約文從初學記御覽改補）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若遠望見圓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微信而有徵矣（隋書天文志上初學記一御覽四又五十八引兩條又八百六）

按御覽與下為海字

十九引兩條

麋氏云：潮者，據潮來也；汐者，言夕至也。見潮來去，或有早晚，輒言有參差，非也。水從天邊來，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來再大再小也。又夏時日居南宿，陰消陽盛，而天高一萬五千里，故夏潮大也。冬時日居北宿，陰盛陽消，而天卑一萬五千里，故冬潮小也。春日居東宿，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春潮再起也。秋日居西宿，天卑一萬五千里，故秋潮漸減也。御覽二十三 又六十八

天河從西北極，分為兩頭，至于南極，其一經南斗中過，其一經東井中過。河者，天之水也。兩河隨天而轉入地下過，而與下水相得，又與口水合，三水相蕩，而天轉排之，故激涌而成潮水。御覽八又六十八

月之精生水，是以月盛滿而潮濤大。御覽四

濤水者，潮取物多者其力盛，來遠者其勢大。今浙水從東，地廣道遠，乍入狹處，陵山觸岸，從直赴曲，其勢不泄，故隆崇涌起而為濤。

俗人云濤是伍子胥所作妄也子胥始死耳天地開闢已有濤水矣御覽六十八

何以知天上不有甘露之淵須太平而灑之地中不有醴泉之源待有道而涌之邪藝文類聚九十八

夏時龍生于太廟之中御覽九百二十九

夫木行爲仁爲青鳳頭上青故曰戴仁也金行爲義爲白鳳頸白故曰纓義也火行爲禮爲赤鳳背赤故曰負禮也水行爲智爲黑鳳胷黑故曰向智也土行爲信爲黃鳳足下黃故曰蹈信也夫麟鳳以形狀爲別聖人以心神爲異古者太平之世鳳皇常居其國而生乳焉至夏后始食卵而鳳去之此則鳳有種明矣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十五引兩條又九百二十八事類賦注十八

崑崙圖曰鸞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節而舞至則國安寧藝文類聚九十九初學記十五白孔六帖九十四御覽九百十六

白雉自有種，南越尤多。案地鏡圖，今之九德，則古之越裳也。蓋白雉之所出，周成王所以爲瑞者，貴其所自來之遠，明其德化所被之廣，非謂此爲奇也。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十七。案詰鮑篇與此全異，故是佚文。

青泠傳云：辰星水精生玄武，歲星木精生青龍，熒惑火精生朱鳥。古今注所謂赤烏者，朱鳥也。其所居高遠，日中三足烏之精。三足烏何以三足，陽數奇也。以是有虞至孝，三足烏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烏集其冠，孝故也。藝文類聚九十二，御覽六，又九百二十，又九百七十八。

麟，獸之聖也，壽二千歲。開元占經一百十九。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輒驚，故名曰駭雞犀。得其通天，以刻爲魚，銜以入水，當爲開方三尺，所得氣息。上同。

當有應劭云或風俗通云等字予祖彬爲汲令，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飲酒。北壁上有懸赤弩，照于杯中，形如蛇。宣惡之，及飲得疾。後彬知之，使于宣舊處設酒于杯中，猶見有蛇，因謂宣曰：此弩影耳。宣遂意解。御覽

二十三

人知藥理病、不知學理身□□□□□□□□□平焉、故曰物生而蒙、事屯而養、造昧。此語有脫字利有攸適、猶金之銷鑛、水之從器也、是已聖人實之于文、鑄之于學、夫文學也者、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也。御覽六百七 案此疑敬學篇或尚博篇佚文

今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著頭、皆漸化而黑、則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在乎所漸也、御覽九百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資陽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十七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桓彝

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惠帝時爲州主簿，拜騎都尉。元帝爲安東將軍，版行逡遒令，尋辟丞相中兵屬。及卽位，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明帝時，拜散騎常侍，封萬寧縣男，補宣城內史。成帝初，死蘇峻之亂，追贈廷尉，謚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

上疏乞宣城郡

內外之任，並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晉書桓彝傳

桓溫

溫字元子，彝子。成帝時，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縣男，除琅邪太守，累遷輔國將軍、徐州刺史。穆帝初，代庾翼

爲安西將軍、都督荆司雍益梁寧六州軍事、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鎭江陵、以平蜀功進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升平中、改封南郡公、哀帝初、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又加揚州牧、錄尚書事、移鎭姑孰、廢帝時、兼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孝武初卒、追贈丞相、謚曰宣武、有集四十三卷、要集二十卷、

請追錄王濬後表

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絶、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内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長騖、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介皇澤被于九州、玄風洽于區外、襃賜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墜于近嗣、遐邇脩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蒸嘗、果奠不

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湛元勳于當年，著嘉慶于身後，靈基託根于南垂，皇祚中興于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于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晉書王濬傳：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

薦譙元彥表（永和三年）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兔罝絕響于中林，白駒無聞于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

老、搜揚潛逸、庶武羅于羿浞之墟、想王蠋于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迹、不面僞庭、進免襲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于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蜀志譙周傳注引晉陽秋又見文選

賀白兔表 永和十二年見宋書符瑞志

臣聞至德通玄、則禎祥降靈、和所感、則異物生、今白兔見于春穀縣、雌質純素、皦然殊觀、藝文類聚九十五

表

高安成是孫權舒征還，遣上方諸軍餉賜處也，權又常大積米穀于此，以備須濡者也。

平洛表薦謝尙

今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鎭西將軍豫州刺史尙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世說賞譽篇注引溫集

表免武陵王晞

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己愼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虐加于人，袁眞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其世子綜官，解子璒散騎常侍。晉書武陵王晞傳

上疏自陳

臣近親率所統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
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
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
亂寇讎不滅國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
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斃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于
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
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
上言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
主上富于陽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己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
于羣才布德信于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
跡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于胸心交亂過于四國此古賢所以歎
息于既往而臣亦大懼于當年也今寇賊冰泮大事垂定晉之遺
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即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

生成此貝猶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內獘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晉書桓溫傳

上疏廢殷浩

案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遂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夭亡羣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風塵遂使寇讎稽誅姦逆並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于朝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彊衞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于芍

陂、奇德龍會、作變于肘腋、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埽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于山桑、軍破碎于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啟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敕法、所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誡于將來矣、晉書殷浩傳

請還都洛陽疏

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于旣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

朗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舒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飆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眾星斯仰本源既運支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群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于無滯明哲尚于應機砎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于南垂廢神州于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為九州制為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強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蠖屈以待龍申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

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于本邦
宴安于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
乏之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宜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
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勸農
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宜信順交暢
井邑既脩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晃旒錫
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
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
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
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

晉書桓溫傳

上疏陳便宜七事

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使莫能植其二今天下分

崩喪亂殄瘁雖道隆中興而戶口彫寡近方漢時不當一郡之民民戶既少則勢不多而當必同古制百官備職寔非大義隨時之宜且設官以理務務寡則官省官省以國治則職顯而人淸故光武初興多所併省諸葛亮相蜀備才併官此皆達治之成規今日之所先也宜從權制併官省職令久于其事愚謂門下三省祕書著作通可減半古以九卿綜事不專尚書故重九棘也今事歸內臺則九卿爲虛設之位唯太常廷尉職不可闕其諸員外散官及軍府參佐職無所掌者皆併于尚書若車駕郊廟藉田之屬凡諸大事于禮宜置者臨事權兼事訖則罷職既併則官少而才精職理則無害民而治道康矣案其二已下晉書僅載四語云今戶口彫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于其事今據御覽補錄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案宜爲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晉書桓溫傳又御覽二百三引桓溫集略表

辭參朝政疏

方攘除羣凶埽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與本圖豈敢執遂至于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釋韝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逍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為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顧自江漢艱難不同舉日而益梁新平甯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溼蠻盤互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倚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仄陋于東南痛神華桑梓遂埋于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滌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旦目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卿無煩目臣疏鈍並用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屯撫寧

方開晉書桓溫傳

帝不豫上疏

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嗣嗚噓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幼君外禦强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于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爲宜至于臣溫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所復堪託以後事晉書桓溫傳

檄胡文

胡賊石勒暴肆華夏齊民塗炭前困儲輳至使六合殊風九鼎乖越每惟國難不遑啓處撫劍北顧慨歎盈懷寡人不德文選王遜與陳伯之書注引晉中興書作幕府不才忝荷戎重師次安陸經營舊邑贍望華夏暫成楚

越登丘悽覽征夫憤慨昔叔孫絕粒義不同盟龔生守節恥存莽朝脈紀道僭一朝蕩定拯撫黎民郎安本土訓之以德禮潤之以玄澤信感荒外武揚八極先順者獲賞後伏者前誅德刑既明隨才攸序此之風範想所聞也藝文類聚五十八

與撫軍牋

此胡肆逆四十餘載傾覆社稷毀辱陵廟遇其可亡之會實是君子竭誠小人盡力之日也江東雖爲未豐方之古人復爲未儉少康以一旅之衆興復祖宗光武奮發中興漢室況以大晉之祚樹德長久兼百越沃野之資擁江漢山海之利鹽鐵貨帛之饒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賢之略盡兵民之力賊之强也猶復遵養時晦及其斃也不齊力埽滅則大賊何由而自平大恥焉得而自雪臨紙惆悵慨歎盈懷藝文類聚五十九

與蔡谷號書

自滄流以北，幽冀以東，將軍皆以撫綏而總率之矣，首居戍齒左右力用，鳴鏑揚鑣，動數十萬。御覽三百五十八

荅慕容皝書

承將軍舊厲戎武，激揚士卒，鼓角長鳴，摧折姦宄。十六國春秋二十四

與弟沖書

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憒憒少懷。晉書桓溫傳

書

大事之日，僕在都，謂無所復見慰勞，又計時事也。遂節郎來，已具晉意，餘所慰勞，諸相具荅，遂將粗當爾耳，僕無所使酒席意。淳化閣帖

二

桓豁

豁字朗子，彝第三子，簡文輔政，以為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

月疾辭還黃門郎未拜桓溫以爲都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太守進右將軍尋監荊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又監益寧軍事溫卒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卒贈司空諡曰敬

讓征西大將軍開府疏

臣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時邕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翼化暢玄風于宗極故宜明揚仄陋登庸賢雋使版築有沖天之舉渭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臣實凡人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皇風贊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莅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迴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

臣知所免晉書桓溫傳

桓沖

沖字幼子小字買德郎彝第五子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遷寧朔將軍義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以從破姚襄功進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進監江荆益三州軍事南中郎將寧康初拜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尋解揚州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將并中軍鎮京口假節加侍中尋解徐州遷鎮姑孰太元中遷荆州刺史鎮上明卒贈太尉謚曰宣穆

表救涼州

氐賊自并東胡醜類實繁而蜀漢寡弱西涼無備斯誠梟與疾顛祇速其亡然而天未剿絕屢爲國患臣聞勝于無形功立事表伐

謀之道。兵之上略。況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陵縱。常在秋冬。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幾何。守衛重複。又淮泗通流。長江如海。荊楚偏遠。密邇寇讎。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實。而過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略。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臣豁。參同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埽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泰。則先帝盛業。永隆于聖世。宣武遺志。無恨于在昔。如其懾憚皇威。闚闟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旋旆。遲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晉書桓沖傳

表桓嗣屯夏口

氐賊送死之日。舊郢目北壁相望。待已不戢。江州刺史桓嗣。宜進屯夏口。據上下之中。于事爲便。南齊志七

表桓石民爲襄城王。舊爲江州

夏口江沔衝要，密邇強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荊州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彊蠻，西連荊郢，亦一任之要。今州府既分，請以王薈補江州刺史。晉書桓沖傳

移鎮上明疏

自中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去遠，乘其疲墮，撲翦為易。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晉書桓沖傳

上言吉挹忠節

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明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溫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

奔錄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目邊戍疆埸歸懷荐稱所莅前年狡氏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眾無一旅外摧凶鋭內固津要虜賊舟船俘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眾寡勢殊目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摧戈期之目隕將吏持守用不即斃遂乃杜口無言絕粒而死挹參軍史穎近于賊中得還齎挹臨終手疏并具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地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 晉書忠義吉挹傳

奏納孝武王皇后 寍康三年

臣聞天地之道蓋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形彝倫攸敘靈根長固本枝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目塗山作儷而夏族目熙妊姒配周而姬祚目昌今長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

貫美善先秩侍等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宮母儀天下。晉書孝武定王皇后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十八終